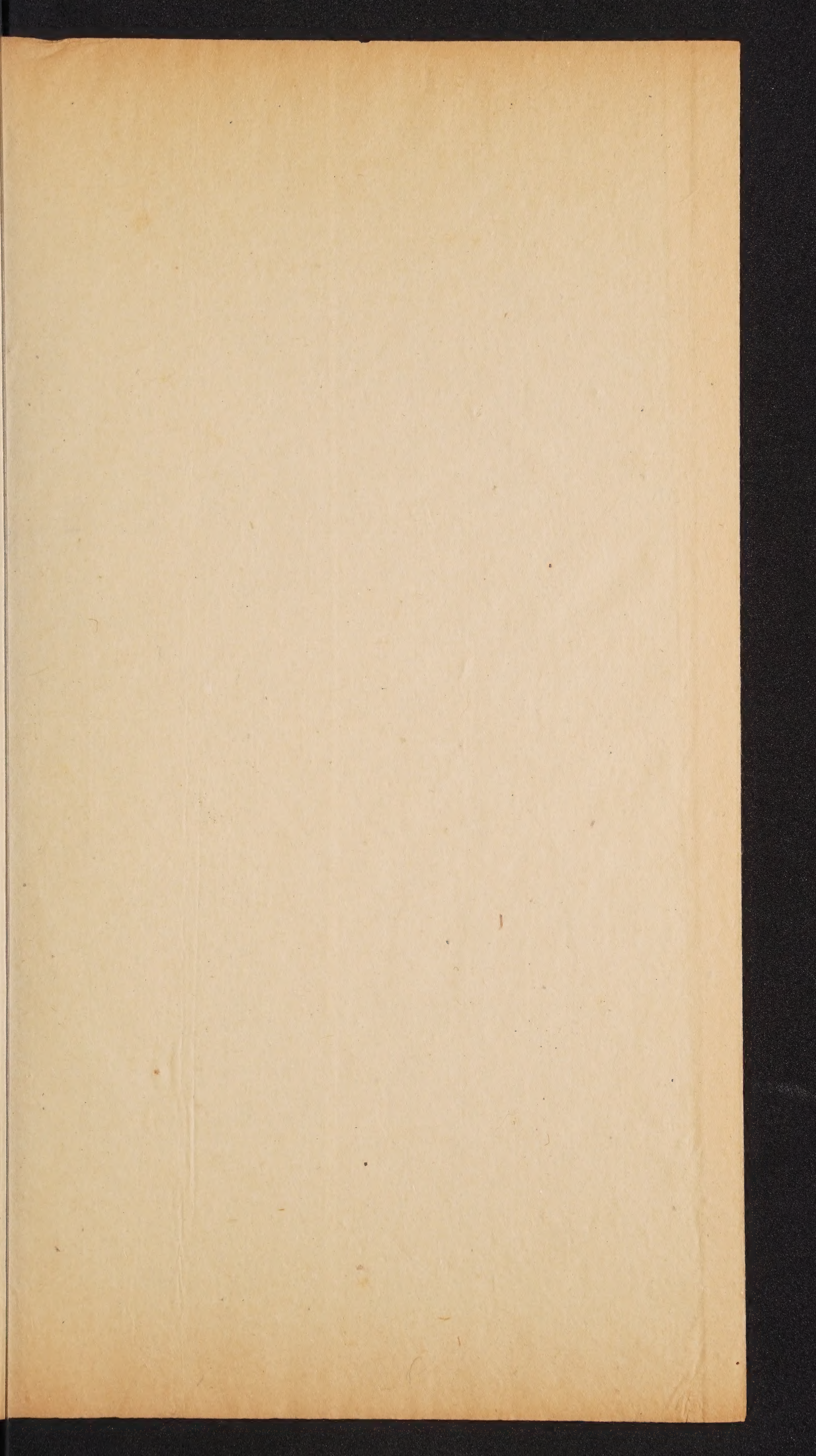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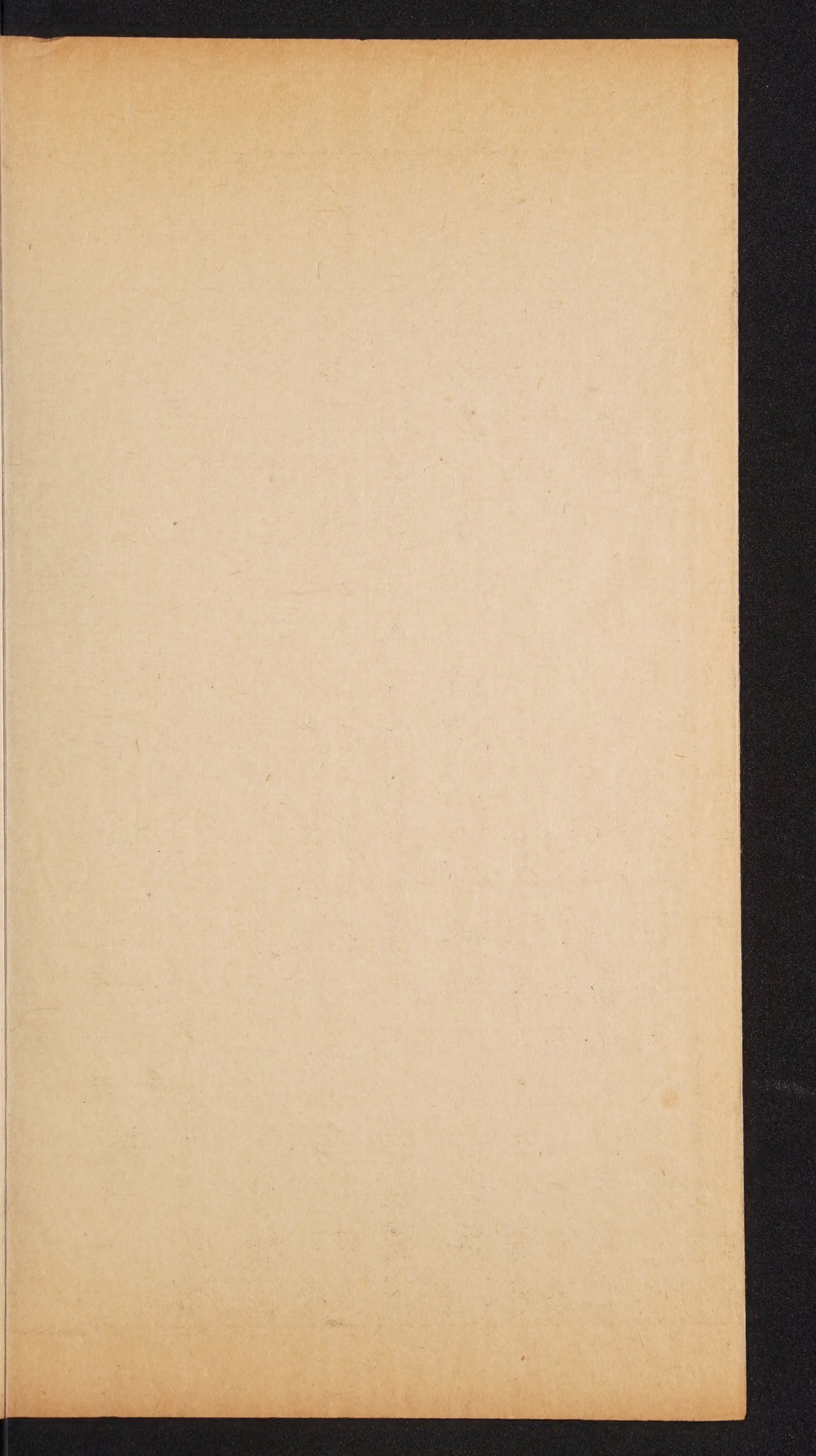






此篇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判于此矣末一段尤含鑒戒讀之似有餘味焉

此賦峻峰激流景出象外而宕裂邊幅唐文至此一大振矣

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十八年攻趙虜趙王二十一年取燕得太子丹之首二十二年伐魏魏王降二十三年虜荊王二十六年攻齊得齊王。蜀山兀。阿房出。蜀山水盡阿房宮成此具言作宮之由也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自二山北結屋直至西面回折而委曲焉直走咸陽。直赴咸陽殿爲大宮。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簷牙尖彎如牙高聳若鳥之啄各抱地勢。鉤心鬭角。屋中心聚處其勢如鉤屋角自相鬭湊焉盤盤焉。囷囷焉。盤盤盤桓之貌囷囷輪囷屈曲之貌蜂房水渦。遠望天井如蜂窠焉水之溜天井中爲渦也矗音觸不知其幾千萬落。尨備矗矗焉不知簷滴之落處幾千萬條長橋臥波。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

未雲何龍不霽何虹與夫氣候不齊之何狀得最有意味已上極言宮中之侈

引喻比與曲盡其妙

極有長橋臥水波上

未雲何龍隱居詩話云牧謂龍見而雲故用龍以比橋成云未雲而龍蓋舞雲所以召龍龍者龍星也今未雲何爲而龍言橋之勢如龍耳古本作未雨何龍當以未雲爲是

複道行空阿房內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巔以爲闕故爲複道遥焉若空中行耳

不霽何虹複道之長朱碧相照有若虹之光彩

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宮人歌唱之時則暖響如春光舞袖之時則冷袖如風淒此氣候之不定也

妃嬪媵嬙自皇后而下次爲妃爲嬪又以其次則爲媵爲嬙皆宮女之在阿房宮中者

王子皇孫秦之公族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早以聲歌夜以絲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粧鏡之多且光如明星之在天綠雲擾擾梳曉鬟也鬟髻新綰如天外綠雲渭流漲膩棄脂水也

已上極言宮人奢侈

早朝洗脂粉之水入渭河流漲其膏膩言其多也煙○斜○霧○横○焚○椒○蘭○也○焚椒蘭之香其氣騰騰如烟霧横斜雷○霆○乍○驚○宮○車○過○也○宮車之聲如雷霆之驚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轆轆車聲行之漸遠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禮緒佇立遠遠而觀而○望○幸○焉○望秦王之臨幸其宮中也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始皇在位三十六年有終其身而不得一見者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燕趙韓魏齊楚六國之美人其收藏經營皆精英者幾○世○幾○年○謂自秦孝公以來者取○掠○其○人○倚○疊○如○山○言多積也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晦菴云當作不能有謂幾世所積而有若云取足于一旦則不能一朝一夕便可輸納遺來于此宮之間者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言秦人視寶鼎若鐺然視美玉若石然視金如上塊

感慨激烈語尤雄偉

運用五多于文勢壯麗可愛且備彼形此尤甚工緻與上明星熒熒等俱奇絕文字

上文叙其侈此則嘆息而言其獘蠹極言其以奢侈自取敗亡也

（視味如瓦礫）嗟乎一人之心（秦王心也）千萬人之心也（天下之心）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戍虜人負戈卒陳勝乃戍卒耳遂呼而人響應函谷舉謂漢王舉義兵入函谷關也楚人一炬謂項羽以一炬之火而燒之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

一結議論無中生有

求一句大含規戒一賦之中其意思悠長益無終窮眞可味歌者

復愛六國之人使秦既併大國之地又復兼愛大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則秦不止一世而亡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洪邁曰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爲奇牧之阿房宮賦明星熒熒至所之也其託興引喻如是其侈然楊敬華山賦又在其前敘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千畮矣見若杯水池千里矣見若螘垤臺九層矣醯鷄往來周東西矣蛾蠓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

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熒咸陽矣
纍纍藹栗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庾者賦西
都云秦址薪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爲
墟矣代遠時而作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
逮楊杜遠甚

張以忠曰壯采雄詞極其瑰麗末一結覺烟波萬頃
言有盡而味無限

德宗諭贄頻見卿奏表狀勸朕數對群臣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贄因上此對

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史册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上諭朕本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

陸贄對德宗論事

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功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祖東方朔答客難）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昔人有因噎廢食者又有懼溺自沉者其為矯枉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防大道也（此下駁德宗失於誠信以致患害意）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可以俾衆無惑存信於已可以教人不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以為食可去

一體全不提防移推誠信不疑多被蔽人貴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故贄專以誠信爲言以藥其猜疑之病眞所謂諫格君心之非者

此所謂含靈之類固必難誣

而信不可失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忠害者臣竊以爲過矣孔子曰（此下是發揮上面意思）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類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

此處極言不以誠信馭下之害惕心悚目

善論

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御義之意輕撫
則效忠之情薄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
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
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或
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惟天下至誠爲能
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
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
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
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
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

歎其失于誠信以致患害意止此

此見諫官歸過于君不足深罪德宗致不必以有過

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恐非所以為悔者也臣聞仲虺稱成湯之德曰（此又更端歎德宗諫官論事少能慎密側自矜衒歸過之語）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王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

爲諱哉

此見尚諫自聖乃末世君臣陋局因推言其害

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爲小人又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咈者聖人之所尚至於稱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巳降淳風浸微臣旣尚諫君亦自聖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造膝以密語姦詭辭以安衆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諫臣之罪有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於今稱詠以

此舉文皇之改過以歆其云爾

為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為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于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于朕者臣以為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

曲至

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為楷模使太宗風烈

此是至論乃至理

重光于聖代恐不可謂此為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為理務詢眾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

所為聽言之法

人臣若遇智足拒諫言足飾非之主雖有肝胆何從

寡後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志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德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切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

披瀝
君臣一心可以致治若兩情不通上下乖阻政刑必至背謬失宜爲害滋甚由此觀之循誠有信蓋不容緩矣

思之（申釋上意）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若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之於上上之情莫不願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

曲盡

曲盡

說得透切讀此當大悚悟

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勵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説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覿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

古今一轍

當時奸如盧杞而德宗謂其忠清彊介賢奸不辨若此故贄懇懇言之

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逄誅而夏亡比干剖而商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于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

德宗縱愎諫讀至此亦當深警

至理至言

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夫欲理天下而不務于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于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說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忤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循

理最純正都是深識治本之語

懼忠告之不蔇況有疏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蒸人本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于上則怨讟于下欲不歸于善則奏集于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諍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于亢下不至于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一則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巳謂欲可遏

二語于德宗身上尤爲切至　理亂安危問之前哲歷代猶遠德宗身歷艱危何不反躬自照　終以推誠勉之

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諓詭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可謂備盡人君拒諫者之弊矣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監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奬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御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謟不大聲色以示威有犯顏讜直者奬

數陳極切暢所欲言

李懷光鑑試赴難而無殊禮報之至怨叛而後已德宗恭已大失將大善之道況能隨才器使各効所長哉贅言雖懇如以水投石莫之入也已

而親之有利口纔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此以上言接下之道）其奬善也（此言奬善）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用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消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巳格人聞其才必試其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奬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此言納諫）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

德宗誠信不足故須以美稱歆動之

納諫推誠總一篇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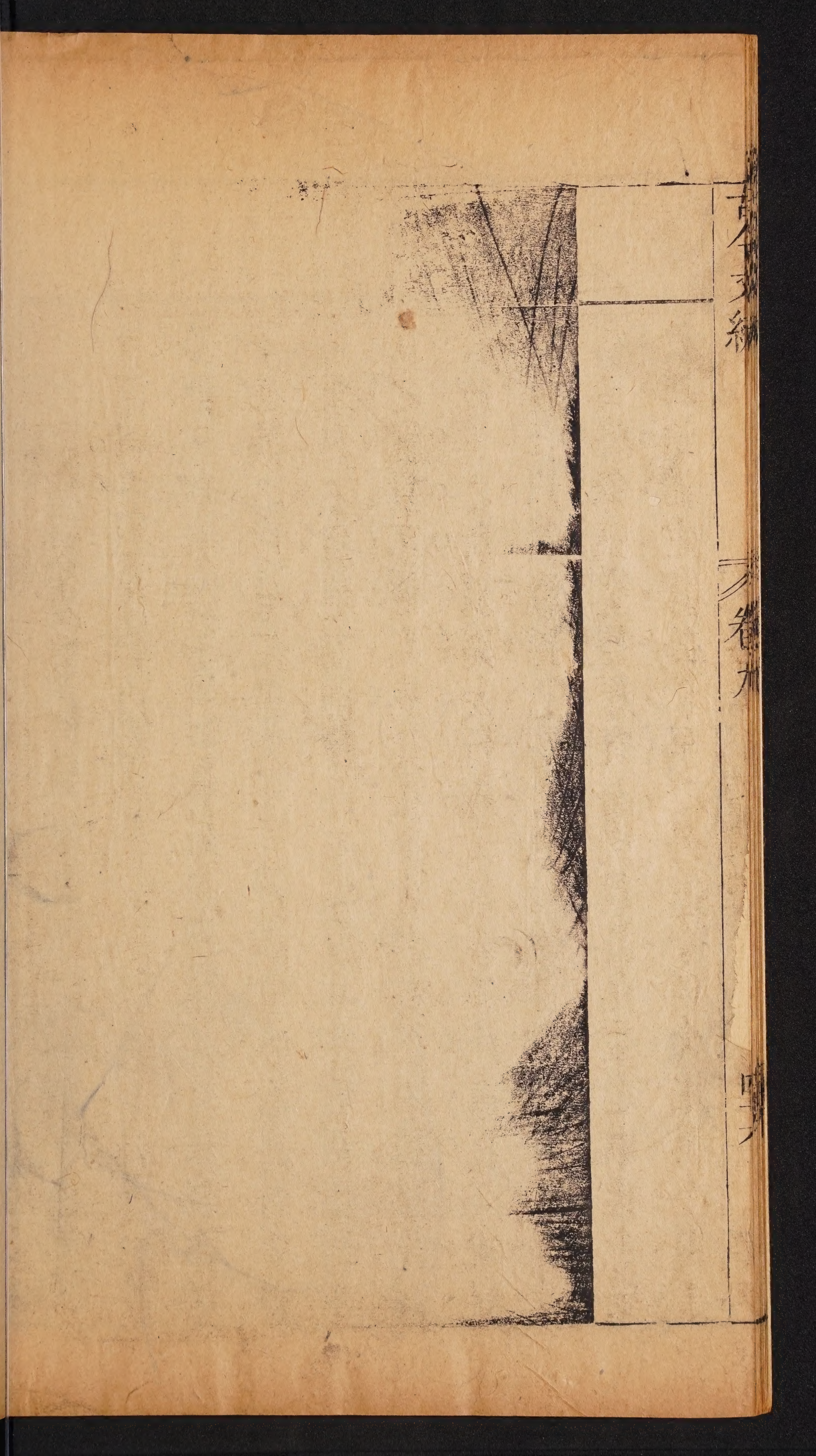
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訐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此言推誠）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以責人之成功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

一以歆之一以規之婉悉詳盡深得引論之方宜公百世師也豈特德宗宜信用哉畧存一二以畧其概然全稿決不可不讀

抑者益以陛下有撥亂之志此稱德宗之美引之於道即孟子王猶足用爲善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廟無疆之休也

胡時化曰忠肝義膽披瀝無餘格言至論滾滾不竭昔孔孟告君不過如此故識者謂有孟子

仁義之談蘇東坡極取之以劄子進於神
宗非溢美也
張以忠曰格心要典斯篇敷陳殆盡使德宗聽用其
言則中興事業可濟天下人心可收貞觀
開元初政可復而竟信任未終黜逐隨至
以宣公王佐才而十不一試焉良足惋惜
已
又曰德宗病根全在猜忌故敬輿於誠信二字
惓惓言之正從本原處下一針砭



上諭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奏

論指授方畧

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繇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繇已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

前所泛論將將權柄至此漸說入本事來

切入事情

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繇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遥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敕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繇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於臨事

既不可以處常又不可以臨變

此亦躡足之智也

帝主馭將機權無一語不

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令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令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秪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繫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循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冗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愼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

精當

順于物情通於時變該括一篇之旨

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埶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埶頗具於茲儻蒙寵恩或有可取謹奏

張以忠曰任將者推轂分閫方可臨敵制勝德宗不鋻觀軍容覆轍而思親授方略失將士心莫此爲甚宜公論疏精確詳盡最切時宜

此詞謂天寶之初貴妃寵幸于玄宗宴幸連昌宮曾不知漁陽之變已胎于此時及兵戈之時宮門已閉撫景興懷不能不重黍離之悲末歸于太平誰致亂者誰之句有謂相姚宋則爲開元之治相楊李則爲天寶之亂真知本之論與

元稹連昌宮辭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墻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簌簌○宮邊老人爲余泣○少年選進因曾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欄干立○太真楊貴妃也武惠妃薨后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氏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爲已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潛納入宮天寶三載用爲貴妃○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痴○何暇備言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荊楚歲時記去冬至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節也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唐開元中賀申智善琵琶以鵾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力士傳呼覓念奴○力士中官姓名開元天寶遺事念奴者善

哀江頭同意

起語便覺淒涼正得此詞之體

此云念奴潛伴諸郎宿後云祿山宮裏養作兒皆所以醜明皇原自謂國之臣子法不當斥言也故直言宮邊老人爲余泣云云

已上叙連昌宮之隆盛已下叙連昌宮之衰廢

歌唱未嘗一日離左右每執板當席顧眄左右帝謂妃子此女妃麗色媚人每轉聲歌喉則聲出于朝堂之上雖鍾鼓笙竽雜響而不能過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勅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睡紅綃。音宵生絲綃也掠削雲鬟旋粧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涼州徹。涼州徹曲名也。色色龜兹轟錄續。龜兹西域國名錄續番之樂名李謩擫笛傍宮牆。擫按指也。偷得新翻數般曲。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歌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隊群也楊氏諸姨謂貴妃三姊帝呼爲姨封韓虢秦國三夫人車鬭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天寶十三年安祿山作反東都洛陽也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兩宮定後六七年。

極力形容令人神思悽愴

肅宗即位于靈武尊上皇曰太上皇即尋家舍行宮前莊舍也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闥樹宛然爾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前花萼廢去年勑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荊榛櫛比塞池塘狐兎嬌癡緣樹木舞榭欹傾基尚存文牕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烏啄風箏碎珠玉箏簷鈴俗謂呼風馬兒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堦斜蛇出燕窠盤鬬供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鈎指似傍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

此二句乃元微之自述翁言以下又設爲老人答辭明言其所以太平所以亂也

已上言開元之治由姚崇

已下言天寶之亂由妃子

正應上太平誰致亂者誰之說

元微之連昌宮辭字字奇絕至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之可眞如

門屋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爲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公姚崇字元之開元賢相封梁國公謚文獻宋璟亦開元相封爲廣平公謚曰文正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欲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通鑑天寶十年呂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祿兒錢復厚賜祿山盡懽而罷虢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楊國忠李林甫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自玄宗天寶年間祿山之亂藩鎮跋扈每以姑息爲政在憲宗時始誅反者李錡劉闢吳

百舌鳥弄其舌端能令讀者忘倦所謂以文爲戲者

結句見惓惓愛君之意

元濟等天下平息號令復行今皇神聖丞相明。皇謂憲宗詔書纔下吳蜀平。元和元年鎮海節度李錡反詔命王諤討之詔下執送京師蜀西川地名劉闢反高崇文討平之官軍又取淮西賊討吳元濟是也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洪邁曰元微之長恨歌上陽人歌連昌宮辭皆道開元天寶間宮禁事最爲深切然微之行宮絕句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此絕頗與連昌宮辭起端數語相須語少而意足有無窮之味

張以忠曰俯仰傷嗟不勝故宮黍離之感而意思更
自宛至

按元和中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復仇殺人自投縣請罪詔以爲申寃請罪發于天性特從減死配流循州時韓愈亦有復仇之議終不若宗元此文明白痛快

以禮刑大本上說起是議論大根原處且謂旌誅不得並破其首

柳宗元駁復讐議

臣伏見天后時。唐武后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治一本作理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一本作不得並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

鼠兩端之說最有意見以黷刑壞禮分踈旌誅兩並之論深明其不可爲國典、此下設爲兩段議論入深明旌誅所以不可並處千萬世不朽之談足爲元慶洩憤死于吏死于法等語剖判情詞直辨折小例

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于一而巳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讞議罪也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于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禮記曲禮云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弗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于罪師韞之誅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

引周禮公羊傳便見大意

不受誅謂罪不當誅也

一篇主意始見于此

以上論旌誅不可並至此以達理聞道與元慶而深抑當時之議誅者甚有着落

是死于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于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反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及之道復讐不除害（公羊定公四年）今若

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于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于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歸有光曰陳子昂之議却于大綱上說道理亦不可少子厚引禮以折其非特爲元慶辨冤地耳未可執一論也

張以忠曰超軼奇宕骨峻調高是第一格文字

規模從司馬子長荅任安書來子厚自知不合附麗而終以王叔文等爲可以與堯舜之道其迷而不反者歟

寫出騷人逐客瀕死未死之狀境眞語慘

王叔文等豈可與道利物者耶

寄許京兆孟容書

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體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

貴顯用事則求之者多求而不得則怨之者衆此段亦寔情

雖復悲哀然其氣自王故窮悴而神不傷

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䠥兀事旣壅隔狠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塡門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誣訶萬端旁午撝扇便爲敵讐恊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禄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

自悔已晚

此下叙已所以隱忍自全之意

不自顧藉幾斬先緒讀至此處士人立身得失眞堪凜慄

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

數段情迫詞悽可爲慟哭讀之眞可涕泗交頤一轉益復可傷

及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塋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急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

悲思悲悔之情哀痛迫切之意抒寫畧盡

此下歷引古人被謗陷罪者以自解以屬望于許去兆

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䘏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醎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直不疑娶孤女云撾婦翁第五倫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爲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

歷引古人全學西漢而渾化無痕迹

自貶以此韓昌黎誌其墓云子厚斥不久窮不以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

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以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濶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音羅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

必不能自立以到必傳于後子厚洵穷而後工者也

寄書本意

前云所以不即死者以宗祀之重故此言有撫嗣死亦無恨屬望殷殷歸重于此

自以不至觝音抵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録。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托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宜。宗元再拜

敖■覼日子厚何如也乃不自顧藉立身一敗萬事

瓦裂士之自立何可弗愼

張以忠曰反覆沉頓奇邁豪雄看其自叙悔罪與所以著書惓惓于亂賊爲重誠可痛而悲也嗟嗟少年盛氣追蹤功名遂罹大僇子厚尚然況其下哉

此文関合圓審頓挫清緊極文法之妙而証諭尤奇絕

下即此言以辨之

筆筆清勁無一閑字而轉換尤極工妙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曰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憒憒（音潰）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麄礦燥悍所中（去聲○礦銅鐵璞石也燥乾也）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産於石石之精麄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

良者利

不良者害

此下歷言土之所出不必

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烱烱光也然而輝其縠滑以夷其肌膚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温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蘇其麄疏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頷頷與倅同疾醉切不發叢齒積類類音類類疵也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戕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

盡良者以破其無不可之說

忽然奇思溢發才情震露以有不可駕馭之勢而實節制縝容組練精工故雖劇險曉譬而不覺一字之煩豈非杰筆

峰迴路轉忽收忽縱

竹箭雖旁枝捽曲皆可以貫犀革（犀革甲也）北山之木雖離奇液樠（前漢輪囷離奇注委曲盤戾液音亦樠謨官切液樠謂脂出樠樠然）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脰音豆頸也）拘攣踠跌（踠於苑切踠屈也曲脚也跌仆也）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雍州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並出禹貢）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去聲）其羊（飲飲之也魯之販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關轂而輮（輮胡果切禮記輪人以其袂關轂而輮輪關穿也輮回轉也）輪者皆可以

綜博圓密才雄而氣練

陡然結

引經以明之乃正意也

為扁鵲盧之活名者皆可以為大醫扁鵲盧人也西子之里惡而矉矉頻賓二音嚬頻也者皆可以當戾上山西之冒浸輕儳儳音讒沓貪而恐者皆可以鑿凶門淮南子國有難君召將受之以機鑿凶門而出制閫外山東之稚駃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西漢贊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参者以人形黄芩以腐腸芩内皆爛故曰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上宜乃善則云生[illegible]不當又云棊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與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

正爲茹與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辯慱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唐順之曰慱諭

張以忠曰峰巒層疊條理精整轉折過換處針鋒甚

密一篇文體圓如貫珠



此言已不敢為師

觀此可見當時士習此言當時不事師愈以為師得狂名然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何名為狂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繇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一作辭同）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

設言

以南越之吠証庸蜀之吠

蜀日越雪之喻意味最深

忤師亦力矣

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數色角切頻也）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懷沙篇云）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于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呶尼交切）早暮

此以當世不行冠禮來言

此推稱韋子言已不敢為之師

聒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猶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改容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顧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耶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

語亦婉曲且占地步

既不敢隱已所有又不敢當師之名可謂謙矣

上言不敢爲師之意已盡此下言平生所自得以示之蓋雖不敢當師之名而所以教人者大要不出此矣

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猶云誇耀）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惡好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音郎文明貌）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

自此以下歷陳所得可見子厚平生經歷

文法似莊子句中字字更移易不得子厚生平學問

看他下許多本字又看他下面許多參字

乎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匹妙切 輕也）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明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

應上自擇取其某事去某事意

照前蜀日越雪冠禮意而結之

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樓昉曰看後三節子厚生平文字用功一一可考韓退之本朝老蘇陳後山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經歷但各有入頭處與自得處耳

張以忠曰此文最頓宕有法至自叙作文處立論精暢調復奇崒真是一代宗工手

此書元和元年所作

愈嘗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文如貫珠

此理勝之言雖孟子之辯亦不過如是學者宜讀熟

與韓愈論史書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豈宜句直管到此）古之志于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

不可容易看過古人規模開架聲响節奏皆可學唯妙處不可學子厚此篇去難倒他臨文唯我操縱唯我開闔一莖草可化丈六金身此自得之學難以口舌傳

子厚之文多雄辯而此篇尤其卓犖峭直處但太露

將揚揚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試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內庭外衢而已耶則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因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

氣壁不如昌黎渾涵

十分難得倒

提其源責辯處有頓有脈錯綜成文

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范曄作後漢書以謀反伏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司馬遷作史記遷言李陵武帝以遷欲沮貳師下之蠶室）班固不簡下（班固作前漢書固辱罵洛陽令种兢兢怒以事捕固死獄中）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衆怒譖之以爲暴揚國惡魏武帝族誅之）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肓出于不幸子夏不爲史亦肓不可以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二

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

子厚因韓書有云豈一人能紀而傳之之句故此長責退之言已右不爲則史紛騰義理最正更無説得

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沉役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

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
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爲而不爲又
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
難矣哉

謝　枋日辯難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書文公
　　不復辯亦理勝也

樓　昉日掊擊辯難之體沈着痛快可以想見其人

張以忠日議論正而筆力沉頓雄宕可喜



此書文體三疊而意思淵邃

昔晉公藏寶臺燒公子憂子獨束帛而賀王參元失火柳子厚亦以賀更弔且曰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兩事可謂駭人然約有卓見處呂東萊嘗謂讀子厚文能令筆端不窘束余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已上立柱子後逐段分解之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滫音修瀡音髓秦人溲曰滫齊人骨曰瀡禮記滫瀡以滑之謂調和飲食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其季切于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

謂讀子厚賀失火書眞足以廓發人心胸
子厚此書特稱其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則參元之無高行可知
數語頓挫
一篇議論全是寬慰參元且以爲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即參元亦當爲之解顏矣

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illegible]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

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此句最得此篇要領東坡與侮直講書云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句法頗相似是東坡得於胎法也

將弔而更以賀是總收一句最有關鎖

想參元視在故前云勤卷

無所道于行列猶有觀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已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幾道）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人之疑慮舉爲灰燼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火正）回祿（火神）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于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决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于茲吾有望于子是以終乃大喜也

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

養樂句夕未戲之云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照上養字樂字

見左昭公十八年

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

羅大經曰蘇東坡眼空一世獨喜陶柳雖遷海外亦以陶柳二集自隨嘗指柳子厚賀失火書謂黃山谷曰此人奇奇怪怪亦三端中得一好處也

張以忠曰奇思奇調得未曾有而結撰迴應尤覺其密而宕

此篇句必意多極有反覆

起句緊切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開鎖緊謹嚴優柔理長而味永

民之役二句一篇大指

議論過人

司平于我下得的常

譬得切而識見裏高為吏者苦思量到此將不能一

送薛存義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貴賤不同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禮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縣名永州二年矣蚤作而

日無事而食憂勤惕厲之心自不能已矣

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怀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應前開鎖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書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于其往也謂朝覲京師故賞以酒肉應起句意而重之以辭

此言已所送之意與發端數語相應

韓愈曰子厚送薛存義序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崔蔡不足多也

茅坤曰氣格雄絕

張以忠曰峻潔簡暢讀之神悚

